

圖書編卷六十七

南昌後學章潢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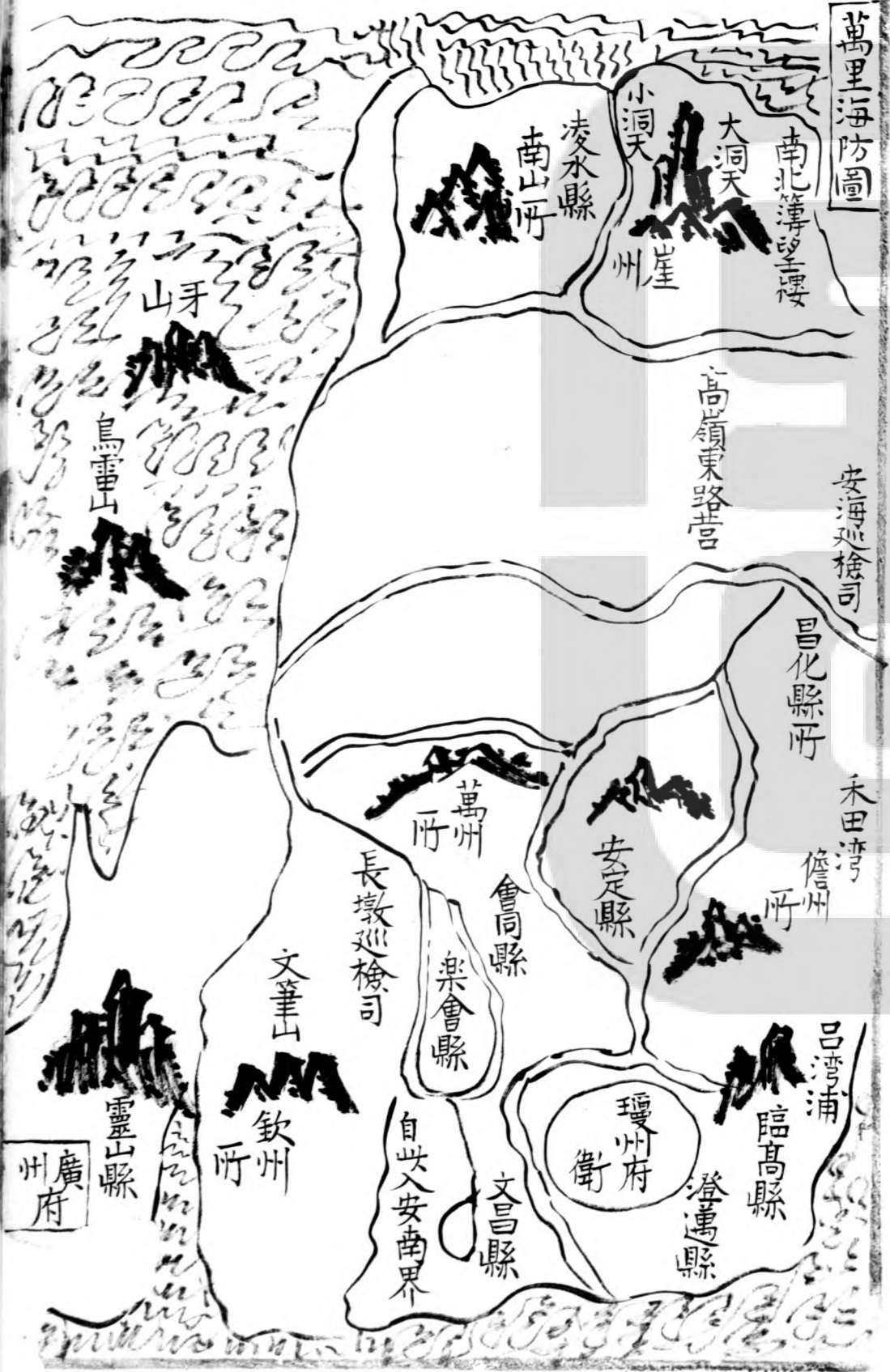
萬里海防總叙

海為衆水所會而環中國皆海也東北起遼東東南抵瓊州
其地之遙幾萬里而海中夷島小大不一其叛服亦不常雖
其叛也不足為中國大患而疥癬亦足為病洪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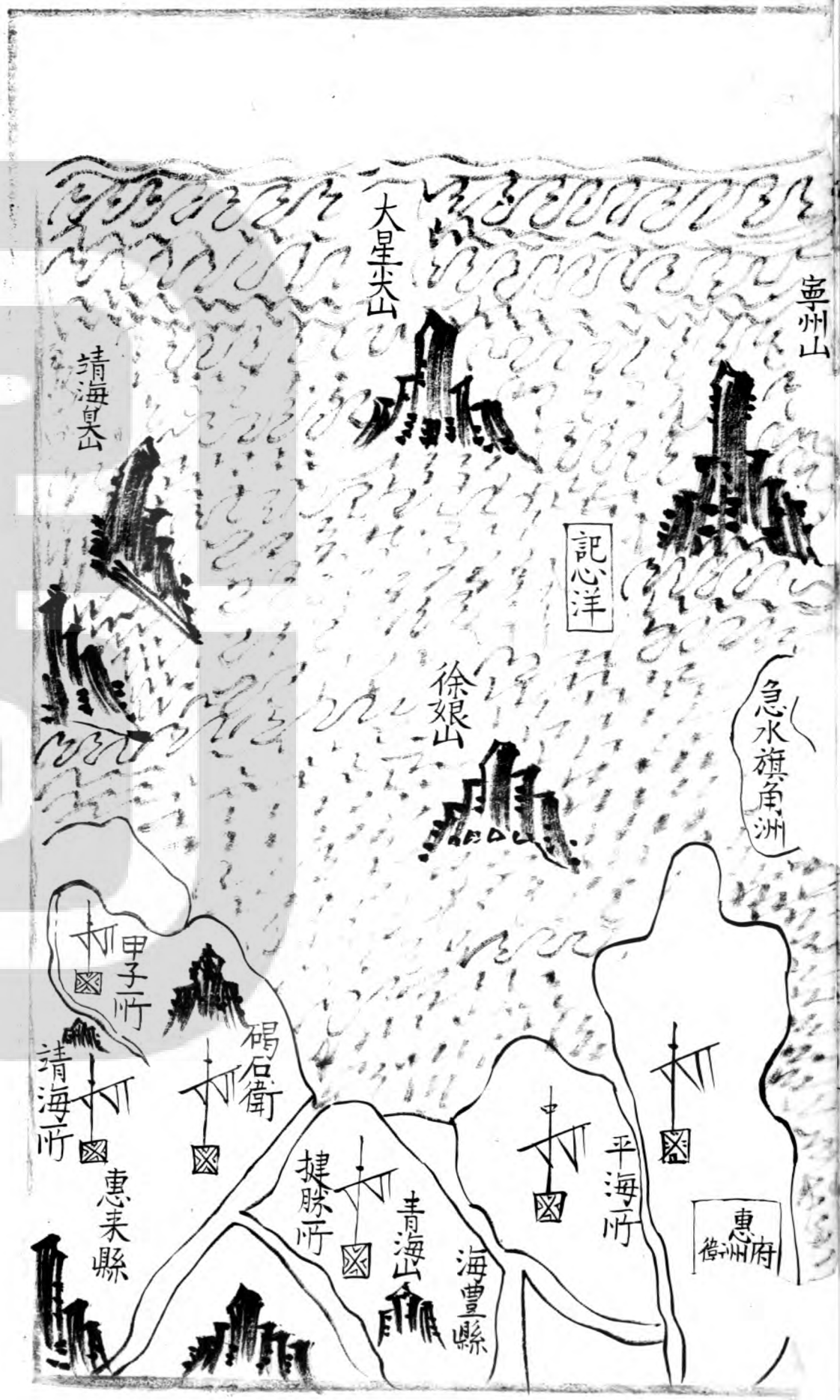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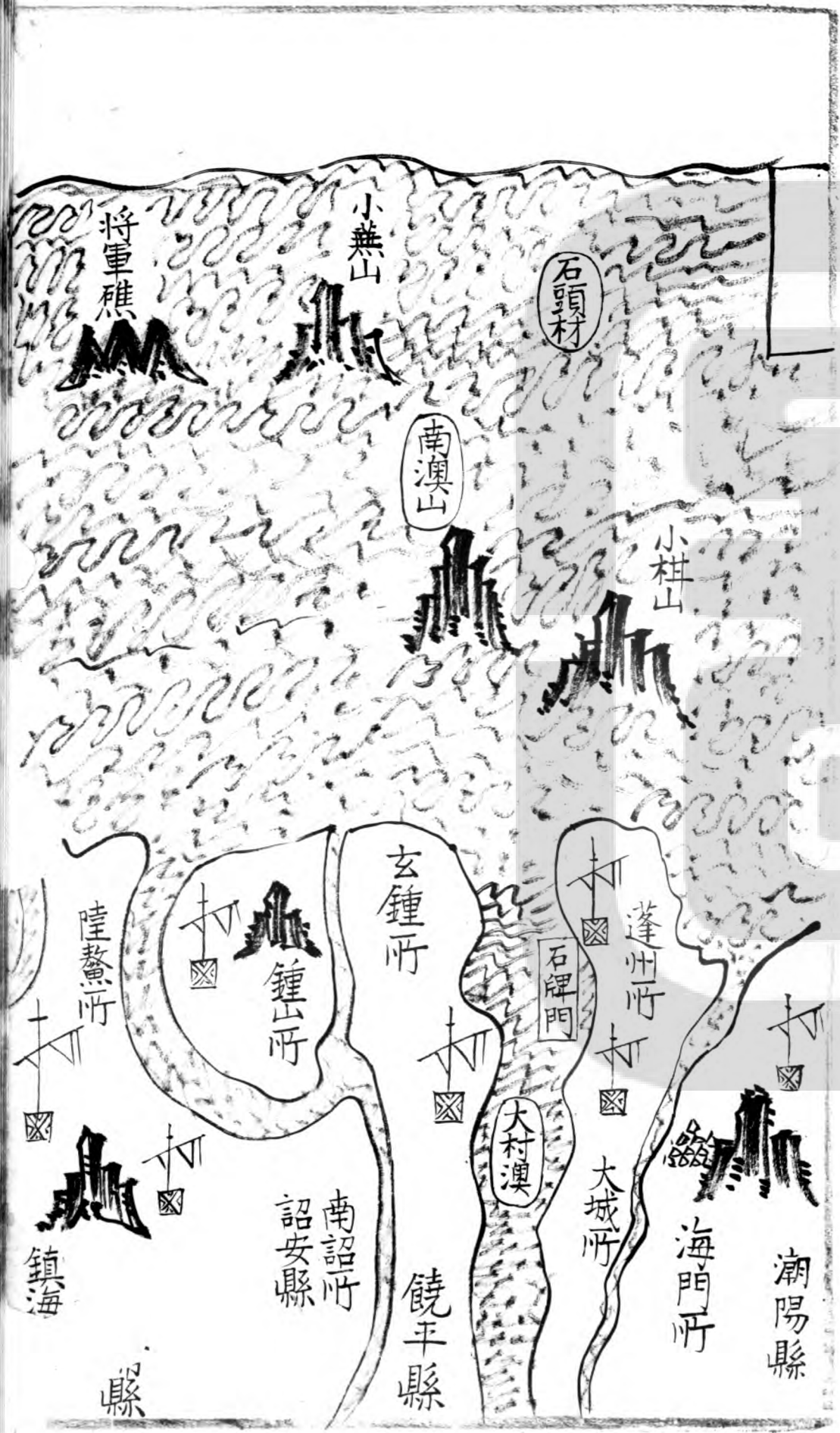
太祖高皇帝于沿海要害設為衛所水旱之寨星列碁布其防
亦既密矣然密于防海而今之為海濱患者豈特舊法廢弛
為然哉如漳泉濱海之民以海上為家以夷島為商販之地
罔有所利于夷而各夷島之貨皆欲求售其所利於中月之
貨物者亦不少其中且有名雖入貢實為貿易財貨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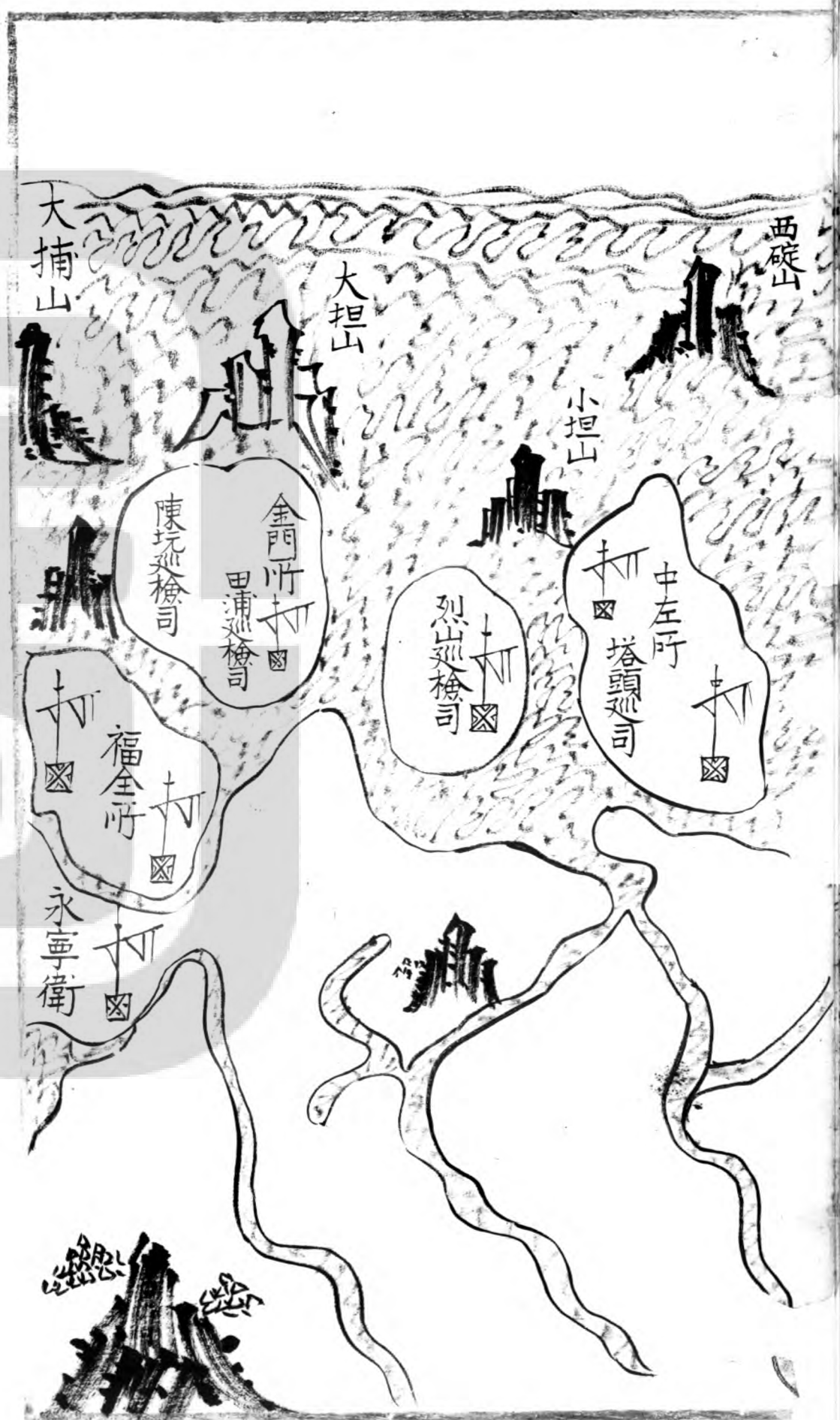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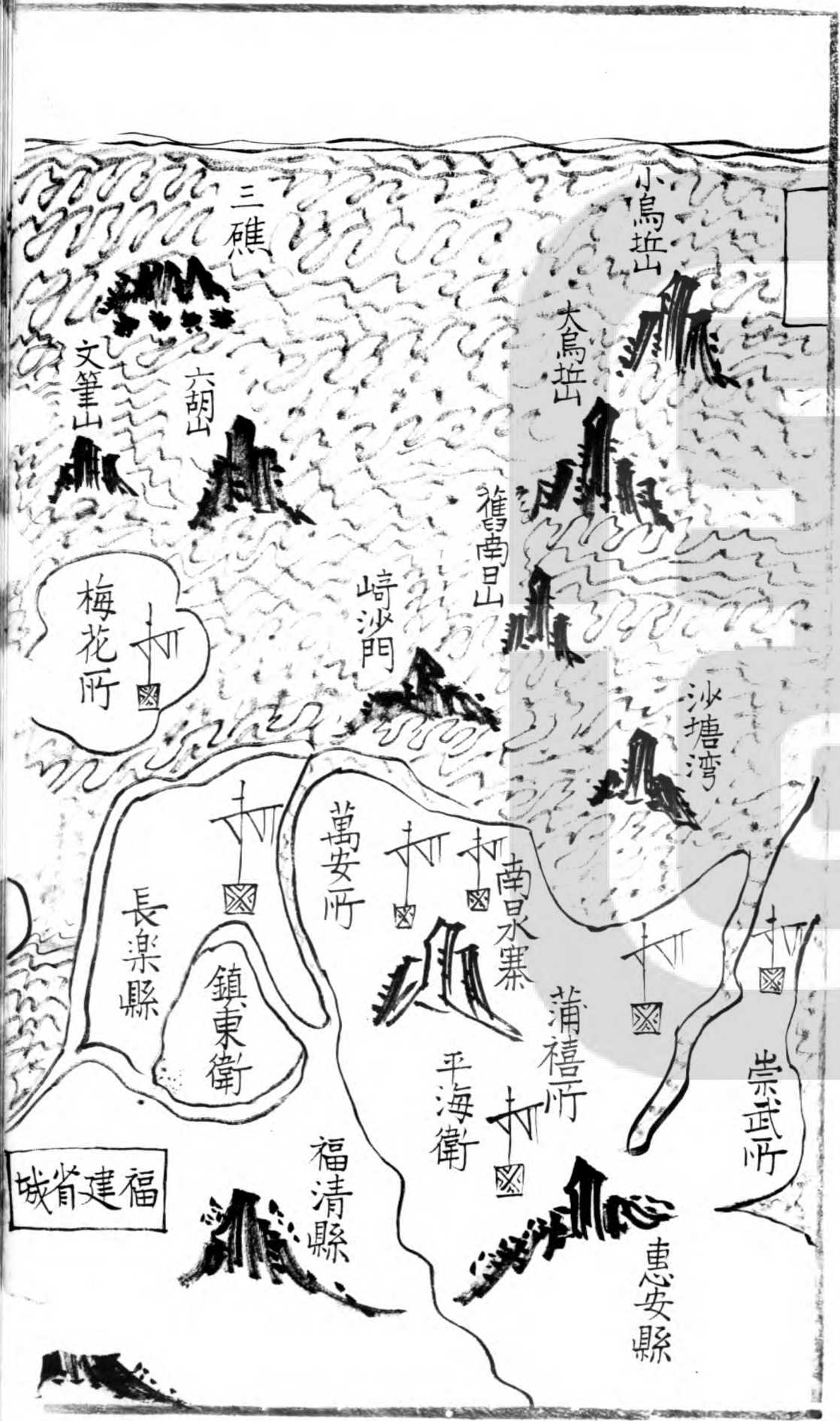
所在華夷爭趨之而忘其屈波之險也一或禁其舟楫
 亦若海煙之稍熄矣然而奸頑惡黨鈎引潛匿為害滋
 日矮奴之患可觀也已今欲防之豈有他哉亦惟舉國初之
 制而潤色之俾威嚴在我而懷柔有道海寇惡足為大害云

萬里海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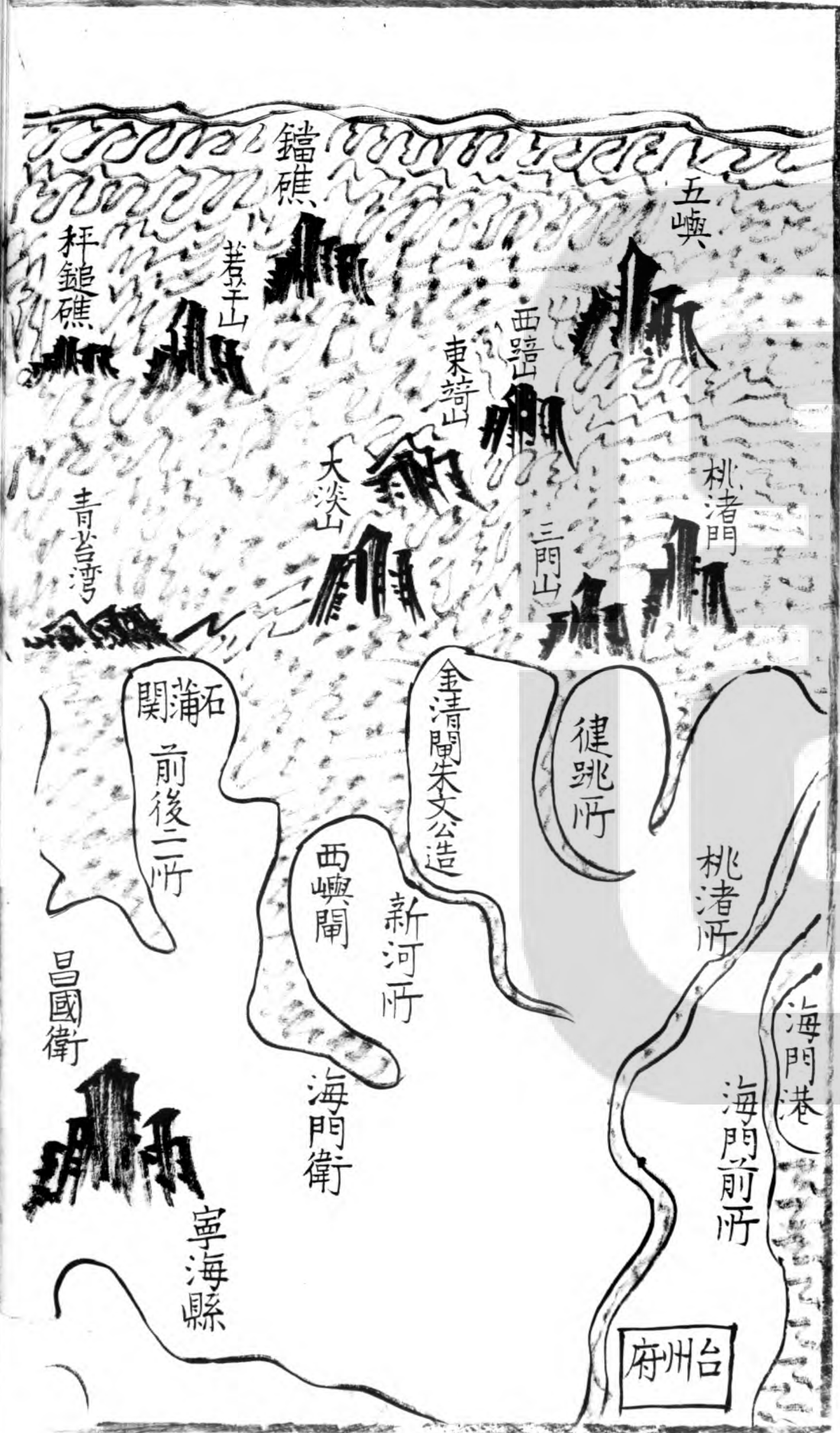






















自此入朝鮮界

海防

廣東事宜

路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東路為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

舶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為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

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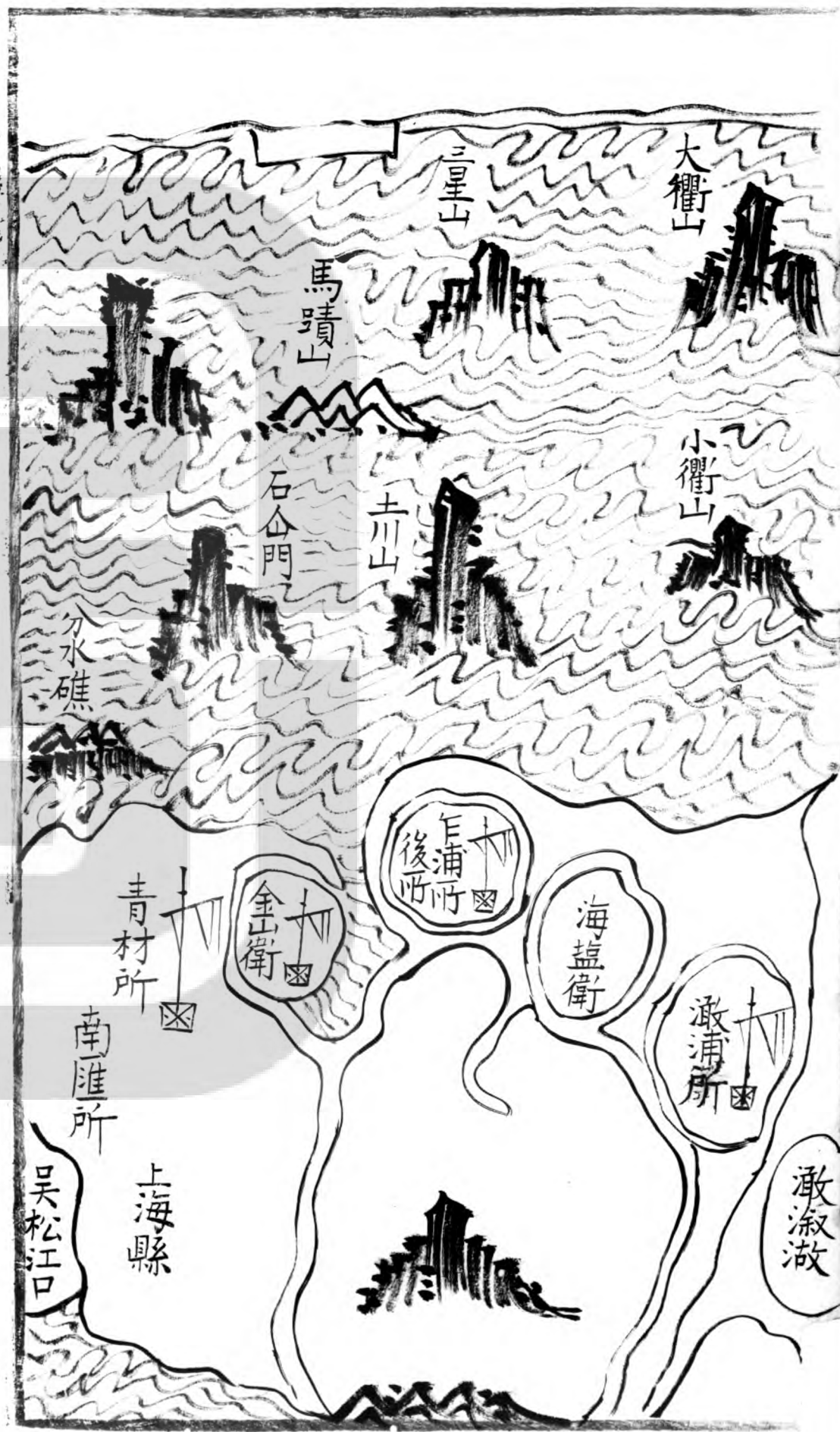
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

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潮惠守備劄

於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為尤要也柘林乃南

灣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舶自福趨廣悉由此入舊例

風汛之期各灣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灣猶



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視我無備批叻
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亦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為
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為堡慎固要津附近
大城所戍卒互為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
塵霾尤宜加之意焉其外碣石靖海甲子門海澳雖視柘林
稍次而舟師防禦各有信地之責者又可少懈乎

中路嶺南濱海諸郡左為惠潮右為高雷連廉而廣州中處故於
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
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常考之三四月東南風
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為東路第一關鎖使先

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
屯門鷄栖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灣而南頭為尤
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為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
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則敵則必不敢以
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
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灣為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
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
警輒敵則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厓門塞門海萬戶山
網州等處而西而望峒灣為尤甚乃番舶停留避風之門戶
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

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卧矣况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應援聯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路西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眴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滇渤神電所轄一帶

海灣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為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濶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為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灣以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猶可齷齪玩愒已也若廉州則猶為全廣重輕海北扼塞兩有攸寄故兵符特劄於靈山達堡增屯於衛北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為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為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濱海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防禦甚艱近雖注叅將於崖州責有攸寄而守禦

營戍舊額歲久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畫焉者
深念預防俾幕南稽顙重譯來庭非長民若兵者之責乎
一南澳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

國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也四夷蔽風大潭居中可以聚舟其
大視金塘二倍五六年来因浙直攻捕之嚴倭舶無所容俱
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於四月
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
鋪板而陳所置之貨甚為清雅刀鎗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密
令人於海濱沉滅其舟則在岸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福建事宜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粵雲蓋寺走
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
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迫矣其
勢必抱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
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緊要港門
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羅烏沙乃番
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
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圍頭峻上乃番船停
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浞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
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其

所經之地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灣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物貨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嚴而後倭夷之有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畧此第一義况一海相通喘息閩賊亦浙直賊也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五灣水寨乃江夏侯所設俱在海外今遷三寨于海邊曰浯嶼烽火門南日是已其舊寨一一可考孤懸中海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後人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于下八山等處而設于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之識見不迨信國遠矣故復 祖宗之訓須知斟酌乃善

又云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已蓋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于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鹽之利可以聊生

而海洋即為之肅清若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船不通米價即貴矣民何以存活乎愚謂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腳價銀不過三分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之徒貸貲通番愈過愈熾不可勝防不可勝殺為倭嚮導者官府繫其家屬不敢生還歲歲入寇是外寇之來皆由內寇糾引之也福建之亂何時已乎福亂不已浙直之患何時而靜乎唐荆川云倭患始于福建福建者亂之根也諒哉言乎如愚見莫若因其勢而利導之督府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

有船隻者官為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載貨物納稅自賣督之以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相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台之米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今也海禁太嚴見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問是否番貨即捕治之米穀魚鹽之類一切厲禁據其迹雖似犯法論其情海船往來非帶兵器火器無以防海寇之劫奪不有可原者乎明乎此則民情得伸而亂原可塞矣雖然亦未也將欲撫之必先威之練兵足食使在我之威足以制賊則民有所憚而聽吾撫治撫治而不從者然後兵以勦之是故能攻而後能撫知撫而不知攻者

吾未見其能撫也

福建海防

今之談海防者輒曰兵食兵食非二策也不可一日缺兵則亦不可一日缺食故今之最急者不在於策食而在於策兵愚不知其他而覩於閩故則以為客兵之為利者一而其為害者二閩兵之為利者三而其為害者一何以言之方島寇猝至勢至急也當事者無以為急計則不得不徵之客兵及其披甲獵纓持戈吹角揚揚而來也使其賊至而能馳之而有所俘獲以歸亦足以薄收咫尺之功而暫紓斯須之憤所謂利之一者此也然而客兵者悍而貪不可法馭者也賊之

至也則必先倍其餉呼其酋長而勞之未及負戎已糜千金矣既偏賊壘可攻也顧解甲而坐以多索我金金至起而分金而賊已鼓噪去矣然後捲甲而趨之即不獲一賊亦揚揚而回又責我勞也執事謂客兵豈咸勁可恃哉幸不勁耳使果勁而殺賊即坐而金盡何以繼之此其為害者一也執事又謂其往來數千里侵掠殘害數千里外遠矣愚不能知即近而省中繩之以法猶曠而難制則其持戈野掠又何問之哉無論有司者懼不敢問即其酋長亦多匿其餉金一任之矣甚者又從而令之此其為害者二也夫客兵之為害至著也然而重視客兵輕視閩兵者何哉誠懼夫閩兵之不足恃

也而事有大不然者且今歲賊至而長樂鎮東興泉同惠之間危矣乃卒無事者則咸其鄉之人共持之賊之逼長樂也其人伐木為挺伏于莽中賊至輒大呼而逐之無不披靡至噬相誠勿犯長樂也長樂人非閩人紮鎮東之圍蓋一月至矣乃城中人則日日絙引數十人於城外禦賊賊近則握亂石擊之無不捫首而去者雖其肆掠山中固未有一人持戈逼城也當事慮其急則檄兵數千往援而城中人謝不納曰無慮我弱而不能抗敵恐食盡不能空腹立耳即鎮東人者非閩人紮是閩兵近而能守者其利一也往歲越警亦嘗徵兵於閩而閩兵之入越也輒能先驅走敵以故吳越之人輒

稱閩兵閩兵云即今之賊既去而要擊之海中至沉其數十人觴無一生還者固閩兵非客兵也無論兵即諸生中亦有張空拳縛之而獻者是閩兵之遠而可戰其利二也夫客兵者即使勁而可持而又畏不為害亦安能使之常操戈數千里之外以障我紮乃閩兵者使之守即所以守其父母妻子也而使之戰則又朝令而朝行夕令而夕行固不敢坐而挾我金也而其食之也十人之直且不足以當客兵五人之直是閩兵之可以常恃而且不費者其利三也然而有一害焉夫今之所謂機兵弓兵者即食我之食而我之所恃以守以戰者也今乃令其人世守其役而世食之且令也役其十之

二丞也簿也尉也役其一其執牒勾攝諱於道路者咸是人也而當事者輒曰此何足恃而當別募之兵夫既不足恃則當奪之食矣既不奪之食又別募之兵而重食之宜百姓之所為大困也是其一害也然其害也非係之兵而係之練兵者也愚之所謂練兵者非今之所謂練兵也則欲以八府之兵而分責之當事者即身至各縣而月練焉其兵之役於官者既精之矣懼其少也則又於二十五家而擇其一人以為之兵以言乎練之之具也則無踰弓者弩者礮者三者固中國之長技又賊之所最畏焉者也以言乎練之之法也則以此三者而五日一試焉又五日再試焉其有十發而五獲以

上者是上兵也宜賞者也其有十發而五獲者是中兵也不賞不罰者也其有十發而僅二獲者一獲不獲者是下兵也宜罰者也宜賞者不必別予之則予以五日之食宜罰者不必鞭之則奪之五日之食其所予者即其所奪者也夫食也人之養其父母妻子而不令餒焉者也日日而倍其所入固欣然喜矣日日而奪其所有以與人固拂然怒矣無論其人即其父母妻子亦不肯一日而使其人怠於其事也如是而兵未有不精者也既月練矣去則付諸其縣之令已有間詣而試焉其兵之精倍之是令之勤也再倍之是令之尤勤也則狀其勤於上而請賞焉如其初或不及其初是令之惰也

國之大事在戎此而惰咸惰矣則狀其惰於上而請罰焉令也蓋無其於惰者兵益精矣一縣而以精兵稱者五百則一省而以精兵稱者二萬矣豈不赫然威盛哉此練縣兵之法也於是選其精者數千戍之各寨謂之寨兵寨兵者水兵也賊未有不制之水能制之陸者也故最精者戍之則付諸督水兵者如其法練焉選其精者數千戍之省中謂之省兵省兵者陸兵也賊之至也不水則陸故精者戍之則付之督陸兵如其法練焉郡之在海上者春汛秋汛則調其縣及他郡之縣之兵數千戍之過汛則遣謂之郡兵郡兵者水陸之援兵也且以守其郡也則付諸督郡兵者如其法練焉此練水

兵陸兵之法也夫兵之在官者既有定食矣一十五家而一兵者則令二十五家共食之即多直十金耳又計貧富而盈縮焉則富不過一金貧不過十人一金也其費甚省故事軍餉納之官恒什一收之其散也恒什一除之是民常多出而兵常少獲也茲令自收而自給之猶之取之家而與諸其家之人也其法甚便此食縣兵之法也縣兵者食於縣矣其調之寨則寨食之調之省則省食之調之郡則郡食之三食者安食哉屯田者正戍閩之兵而使之自食者也其餘餉併其所入之租是可以請而畱焉者也上杭河稅者先南贛督臣畱作兵餉者也當是時閩無督臣故歸之贛今設督臣矣則

以軍之食食閩之兵理也且南贛者分也閩之守也無他
也此則可以請而歸焉或分焉者若其他糧剩之餘也各
縣練兵之需咸可佐餉者也此其食水兵陸兵之法也閩故
僻在海隅其人類喜為儒不儒則農終年率其孳息而雜作
田隴重重焉數其粟芋以給朝夕即更繇亦苦之又預收其
直或倍其直而里胥又因之苛征固宜其憂嗟怨嘆仰天而
呼也兵練則冗兵以裁兵精則冗食可省此急民之至計而
萬世之長利也雖然愚又有說焉客有見其鄰荒其田而貸
粟以充餒者則教之曰何不耕而田然非謂朝耕而夕穫之
也既耕之矣且貸粟以需之及其穫也始可以無貸若恃耕
可充餒而故不為貸是益之餒也今夫練兵節食是耕之說
也百世之計也客兵而取諸民以養之是貸粟之說也一時
之計也客兵可罷矣而兵固未練也賊而猝至孰執其咎乎
食固可省矣而客至固難遽罷也紛然而索我之食何以應
之乎此所謂利之疑於害而害之疑於利者也夫人之保家
未有不善者也乃其謀國則不及其家者踈之也夫人之愛
子未有不盡其心者也乃其為民謀則不及其子者忽之也
惟執事者之於閩也不閩視之而家視之其於閩之民也不
民視之而子視之則其斟酌利害之原而委曲從違之機必
有道矣

福建海防

往者閩人不造甚矣倭奴弗靖蹂躪中土王許吳曾諸酋因而乘之據險流突閩幾為墟雖閩人會數厄哉要亦中國備禦容有漏也比歲以來海上幸無事得一意精詳其謀慮而慎固其封圉如烽火小埕南日浯嶼銅山五寨業森然列矣邇復得請相南澳重地而城守之置將屯戍鋤其灌漭鹿虺之區耕釣如櫛蓋屹然一雄鎮也非復曩時委險予敵矣浯銅之間海壇之島各置裨將統遊兵戍之犄角諸寨以備緩急海洋則舟師鱗次陸路則土客星羅非復曩時風馬牛不相及矣制閩諸臣奉廟筭惟謹時時討狗吏而訓之毆

報效之黃緣覈行伍之虛冒節冗汰浮防微杜漸師獲宿飽士多超距非復曩時法網踈闊人情利蔽矣險無所不守備無所不周即倭未嘗一日忘閩閩亦曷一日不置倭釜中也春夏之間醜類突爾生心嘗我內地諸將士畢力效命烏坵蛇嶼兩奏捷音沈舟馘俘片帆不返則備禦之明效也林酋向以孽狐螳結群島島夷藉為鄉導猶眈眈垂涎閩焉往夏峽門之掠流毒匪細近聞逋寇自殘靡有噍類餘黨遠竄救死不贍則天奪之魄也外有震懾之先聲內絕勾連之禍本由今視昔豈非百年一時哉然蓋臣不以無事而忘遠猷哲人每于旣安而虞後患况倭夷之性翕忽滅沒熯烈渤澥

墜空濛難以踪跡臆料而峽門導引惡少猶然竄伏島嶼
日未滅猶中國一日隱憂則夫今日之豫防而熟計者可但
已乎執事曰水陸應議者有二番舶應議者有三愚生闇長
筭請以耳目所習縷陳之可乎蓋往聞之長老海上有三山
則彭胡其一矣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居然天險實與南
澳海壇並峙為三此島夷所必窺也往者林鳳何廷輝跳梁
海上實潛伏于此此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為水國焉其要險
可知矣今南澳有重帥海壇有遊兵而獨委此誨賊豈計之
得乎愚謂不必更議益兵以恣紛擾也惟就浯銅兩部各量
損其艦十之三調其兵十之四慎簡材官部者其衆往守之

又就漁人中擇其黠而力者署數人為長以功我兵聲援遇
有俘獲賞倍內地其遇寇而不助聲援及觀望助寇者罰亦
倍之則有所覲而其氣激有所畏而其志堅漁人皆兵矣三
山之犄角既成則五寨之門戶益固即有大奸宄敢睥睨其
間哉或謂絕島孤懸艦難久泊不如棄之便則未明乎攻守
之勢也嘗稽往牒如舊南日舊烽火浯嶼皆孤懸大洋之外
彼豈能驅鮫人守也此非守三山之意歟故彭湖之險不可
棄也往者誓師之期必春暮始戒師徒勅士伍各就汛地以
備不虞固逆料倭奴即入寇非乘風而駕莫敢先也頃聞倭
且先期出掠矣儻也肆其狡心搗虛入犯不幾于蹈無人

境乎是不可不為寒心矣故出海之期不可晏也此海洋
應議者二也夫土客之兵均于用戰而便與不便各居其半
先是蓋有罷客兵而專練土兵之議此可為智者道也夫游
食烏合之衆驕蹇自負其勢難制豈皆勇有力哉閩兵以父
母之國隸籍公家可鞭箠使且等人耳而寧獨閩怯也况頃
者武林之變反側未帖且將以閩為逋逃淵藪焉即客兵不
遽撤亦宜罷更番遠募以杜姦萌故土兵之練不可不亟也
往者環海軍興四郊多壘簡伍蒐乘不下二十營嗣是寇漸
平備漸弛且懼糗糒之不繼也益務汰縮僅容客四壁土五
壁錯置三路耳臨汛分布尚惧不敷乃汛罷復撤之彼視汛

地僅旦暮傳舍耳計日而覬第倖海上無事邸以塞擔負也
一撤之還且安枕卧矣籌始者固曰相其緩急而勞逸之所
節滋多嗚呼此殆計毛瑣而昧于魁鉅者也藉令狡夷乘我
解嚴倏忽豨突可令海上罟罟之夫操船械禦乎且兵旣撤
汛貪婪將領役之不啻家隸然甚且剋其餼而空其籍至臨
期復招市井亡賴以應即有緩急夫安可恃此輩也則其弊
可勝言哉故耿班之例不可不變而通也此陸路之應議者
二也夫閩固稱海澨都會哉乃其地半斥鹵民且以海為恒
產矣禁例初開餉額止六千故人咸欣然樂輸而犯者率少
嗣是益至萬金遂為定額司其事者且務取盈焉以博精

之譽于是誅求者日嚴規避者益巧甚則懼公餉之難充私逋之無以償也且甘心羈絕域而不悔矣斯非上之人有以毆之乎夫驅寇以靖民即公家歲糜數萬緡勿計也乃利千金之入而毆民以從夷其利害得失豈不一較量哉且此曹委身風濤射錨銖之利幾以命博之矣為民上者亦何忍腴民膏血以腴公府哉故餉額不可不平也夫民之從夷也胥而為夷雖于法也無赦然亦類出于毆脅或不勝利心之熾耳非真欲長子孫海島中也顧其父兄丘壠之念亦安能不眈眈然東向而垂涕哉近且有挾番夷歸者有為通事歸者有誑賊艇歸者有被群訐歸者彼方懼其罪之無所逃而

法之所必及若復斤斤然以法繩之則歸者不勝反側之疑留者永絕故土之念且益毆之為倭奴效死力矣謂宜張肆青之羅樹自新之幟凡自島夷還者准自首律先是所犯一切置勿問將不旬月而望風歸正之徒且絡絡至矣故脅從不可不宥也往者番舶之開雖藉口充餉寔為弭盜計耳乃法久弊滋沿海姦氓且藉是潛通島夷恣為謀府如徃夏峽門之慘昭然可概故天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今公家業已籍萬金歲額而沿海逐末之流且恃以為命一旦卒罷之不能則亦安可視其恣焉以逞而不為之圖耶謂其連坐之法令富賈主長年長年主群賈資械有稽壓各有罰一切

海禁功令又擇其倚伍中傲儻有膽畧及門閥忠信素為所推者一二人部署之責令各舩聯駕往返利害同心以濟其有蓄二心而懷觀望者衆擊之聞于官以通夷論庶幾勢合而窺伺不乘心一而奸萌不作亦自固之完莢也故稽察之禁不可不嚴也此番舶之應議者三也若夫沿海之民翫法嗜利好動喜兵以島夷為外府以中國為寇資蓋險戾成風而漳潮為甚今峽門首禍之惡未歸而林首殘黨尚逸投大泥未解散也此曹一日而在則群不逞之徒蓋日視為囊橐焉是不可不亟為之處也

浙江事宜

一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連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為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為糧結巢于此兵費反多其一是一大家爭佃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須丈量為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賣買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堡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

女用帛自無結巢之念矣蠡測之見未知然乎否也

一台州沿海近漲灘塗長數十里濶十里若做范蠡圍田之法令民耕種外設海塘一條以捍鹹潮俾不得傷稻每歲起科以給幕租可得若干萬石

主事唐樞云杭州居腹裏之地而以錢塘港海門為分戶南岬為寧紹北為松嘉極西盡底為杭未臨大海若戰艦嚴守聞警即出把截賊難直搗

把總指揮蔡汝蘭云東南自倭變以來議者不必然於台州獨無說焉何也夫台州遼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棗金竹北有桑洲桐嶽西有關山衛墅疊嶂層岡重關鳥道真一可

禦之險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
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
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實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
一面瀕海孤懸於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難卒至者惟此
者耳曩者戚叅將駐兵柁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遣輸糧銀經
月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於台州專立督餉方面積
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為重鎮而且西控溫處金衢北衛寧紹
權非遙制而威可近飭也如是則糧餉無臨時輸運之難而
士卒有先時設備之佚以至出海兵船衛所官軍悉知警備
而防禦益固矣夫督餉既立則糧餉聚糧餉聚則兵士克

士克則訓練精如是則先聲足以破其膽而防禦足以杜
釁衝突足以挫其鋒行之三年而海不揚波矣此督餉所當
議也近雖添設兵備叅將然於糧餉無裨雖增兵亦何益哉
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
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
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
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
非也

直隸事宜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
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
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
海壖分布信地視吳松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
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
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為劉家河為七了港又東為崇
明縣七了而西為白茆港為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楊舍為江
陰為靖江又西為孟河為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臣
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
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
哨於洋山常鎮叅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

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為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為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為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之蛇之勢也柘林而西為金山衛西連柘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北江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剿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拖

船過埭水路自清溝喻口進攻則兵勢既兵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則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

又云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要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

以停舶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山東事宜

營登州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海之險也登萊二衛併青州左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汪解宋蘆徐馬停皂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又有楊家店高山孫芥鎮馬亭鎮東良海口柴胡海倉魚兒舖高家港諸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總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居以為登州北

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呶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見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蘆洋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王莊西山樂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苜莒島諸處皆可通番舶登突嚴外戶以綏堂聞其平營典守之責乎

一魯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

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口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俟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廟堂或脩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遼陽事宜

遼地負山阻海屹然為東北雄鎮北臨沙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寧蓋旅

順諸軍聯屬海濱足嚴守望京師翰屏可謂固矣然觀今日備虜邊防頗為有賴而備倭海防視為虛文蓋自劉江金線島之據而海氛久熄自山東海運之廢而墩寨益廢於是旅順諸堡亦無復用識者謂遼東沿海五路得分守應援之規沿海衛所亦當如其制如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總兵撫按之統其責者秋汛以防邊為重防海為次春汛以防海為重防邊為次則雖島夷窺伺豈能遽犯哉

海防總論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海防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于汛

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 國初沿海每衛各造上
及風尖八漿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
哨守海出諸島皆有烽墩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
港自浙東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
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沙畧避風之處前月把總周易等所
領戰船被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為颶風擊碎不若海中
洋山殿前窩集反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
又非泊船防海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
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
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三路之要兵

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駐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
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
月相參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使不得越各島
則彼毒無所施釁孽不作而外地安堵矣

通政唐順之云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而竟罕有
能禦之于海者何也文臣不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
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
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
將旁觀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
設此險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

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
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內推
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常居海中嚴督各總分定
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是至洋山馬
蹟
又云 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息人情怠
弛因而隳廢

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於過
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是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嶼列
港晤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 國初水寨故處

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 國初海防所在
一一脩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
成造者照數成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

兵部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 戰于海上直欲邀擊于海
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得先
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為盡善至於列船港
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室寢失初意宜守 祖宗出洋之制
知府嚴中云海防不設險于海岸而設險于海中山沙猶論北
方邊務者不可但守近邊雖遠守于邊牆之外其見同也昔
者俞子俊嘗因脩外邊費財甚多其後邊牆反易壞而

何也離內地太遠照顧之力自有所不迫也且如北邊
每城築相去六尺一軍守之至于六百丈之遠不過守以千
人而已虜來攻城動以數萬計六百丈之間只此千人如何
相策應而禦乎此與水兵哨船出海太遠聲援不及備禦甚
難同一義也 國初信國公不肯設險于險之外豈其智不
及此哉可以悟矣

寧波生員陳可頤云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
行者將以何者為定乎曾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
象一帶貧民以海為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穀肉紫菜
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舶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

陳錢下八分鯨以犯閩浙直隸此輩恒先遇之有遇殺者有
被擄為鄉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來得以
深入

總督胡公與趙工尚之議所由建也 國初以來從來無人發
此二公上疏之後罔不羨其精思卓識然事理雖長而未經
試練嗣後將官遵而行之始覺其間有不便者何也離內地
太遠聲援不及接濟不便風潮有順逆旋舶有便否蛟龍之
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將官之命危于磊卵無惑其爭
執為難行也然自禦海洋之法立而倭至必預知為備亦甚
易非若乙卯以前倭已舶岸人猶未覺其為寇也苟因

之不款而遂已之是因咽而廢食也烏可哉如愚見哨
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之善體二
公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太常寺卿魏校云晉溪在三邊欲分軍守邊遽卷聞而訝之使
人往問晉溪荅曰三邊數千里欲一一守之雖盡天下之兵
不能也只是擇要害處為達虜素所入寇之路把截則可耳
晉溪威令素行凡達入寇衆軍爭相救援無不擒獲邊境稍
安

廣福浙三省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
弱而危戢捕之謀能若有賴於相須乎曾考入番罪犯多係

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
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江而下
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若
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
以窮追緩則旋復合艚有難於卒殄此夷船與草撇船之大
勢也又有一種姦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
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
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
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
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

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哨至松門
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
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灣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
患互為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
寧者哉

海防要害說

章氏俊卿書曰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指建康言腹
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為要害矣故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
定海秀州海鹽為要害在淮則通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
山江乘為要害于此為備則賊不能衝突矣葉義問亦言今

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
豪諳練海道之險易又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
相下難以協濟欲于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
便使土豪撓于舟楫之間官軍阨于塘岸之口策之上也此
雖皆為宋都建康而設策與今日事體不同然嘉靖以來海
上桀黠之徒或射利以熾張或望風而嘯聚而島夷之為患
者縱橫劫掠于吳浙閩中嶺表之間且數歲其始皆從海上
來也使當時有建此策者撓之以土豪阨之以官軍而於所
謂咽喉者吾據而遏之則彼豈能飛渡而登陸乎若熾張嘯
聚之徒又不足言矣今幸海波不揚而桑土之徹不可

其間規畫之宜如簡泐海之軍復戰船之數固所當預
人防海阨其要害與土豪分寨為主之說誠有可行視昔日
從使登陸而百萬禦之不得及召募烏合之衆以應接者功
相萬也當事者圖之

大 廣 船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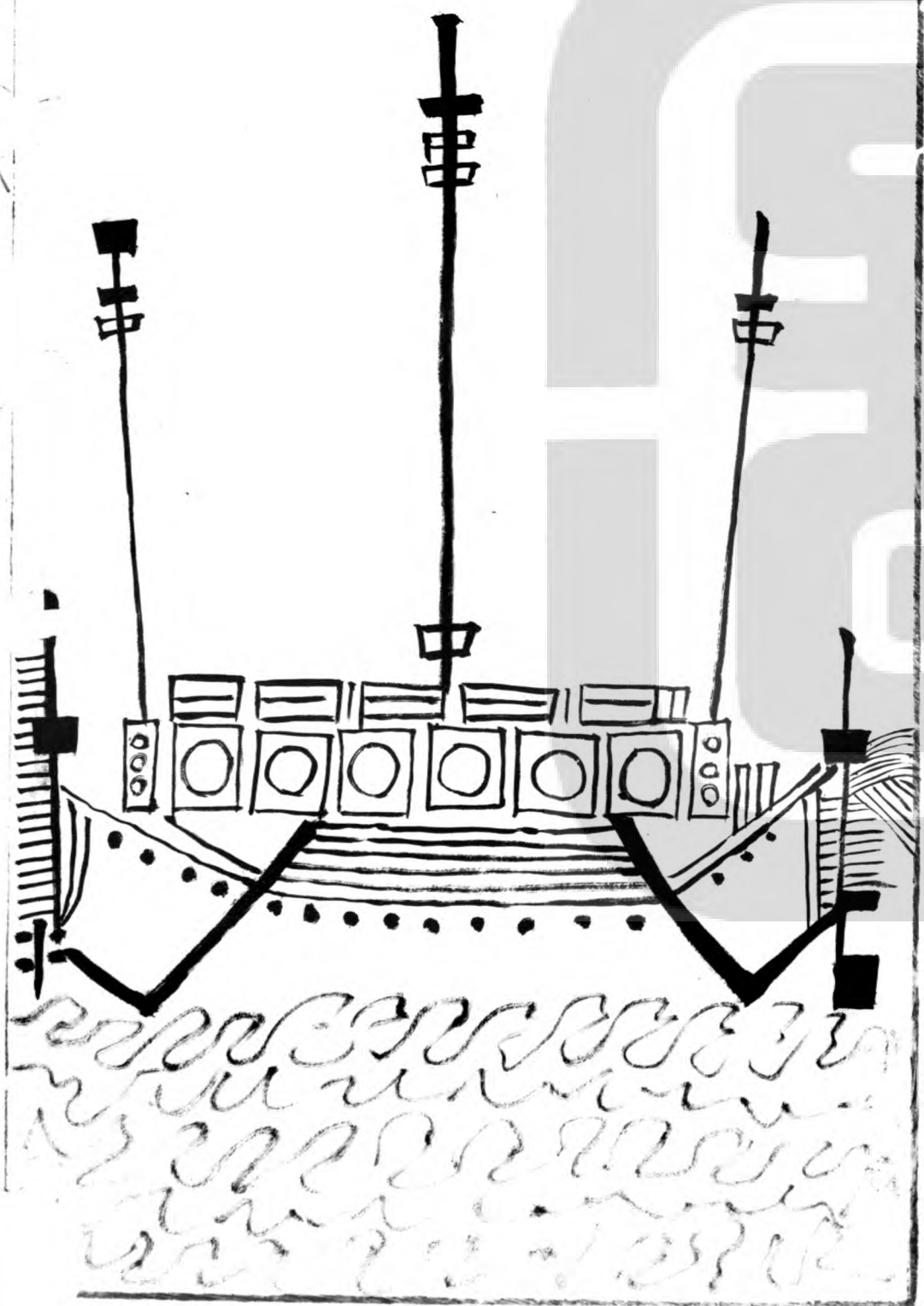
式 船 山 蒼



式 船 福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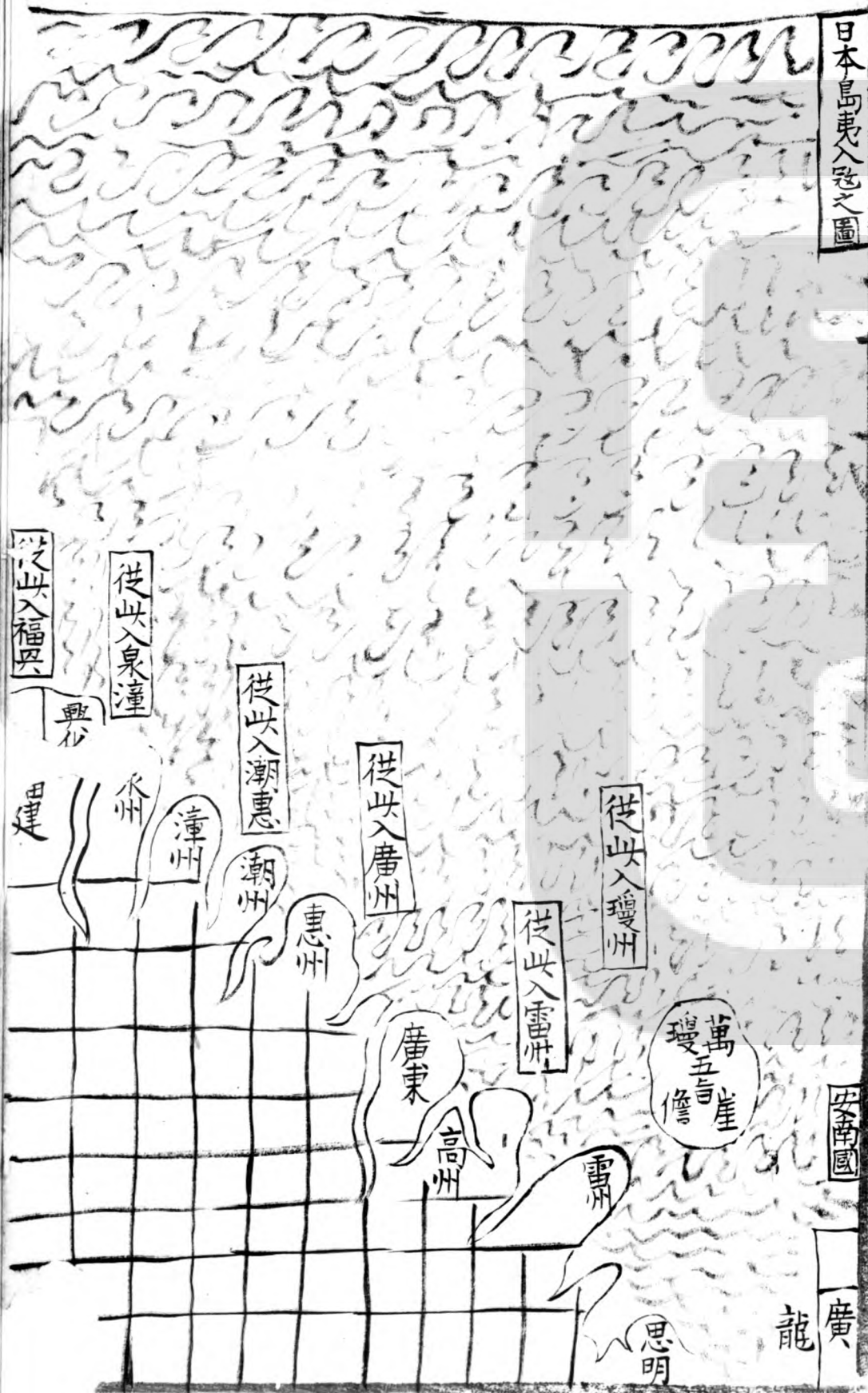
兩頭船式



大廣船雖不如大福船之便而大福船則不如大廣船
然皆可施於開洋風濤之中而稍遇風小水淺又不如蒼山
之便易故凡大如樓船艨艟小如舡艇海鯨以至草搬開浪
艫橋八獎鷹船澳船沙船之類皆可備用但海寇所恃全在手
銃吾亦當以銃中軍大船之前用次等船載伏郎机大銃數架以鎮
之兩翼中船之前亦用再次船以載銅將軍大銃數十架以列之其
小船亦各載鳥銃銅筒以備于四面各船編定字號每數船列為
一行每一陣列為數行晝則麾旗為號夜則振鼓為節此乃各
船大利器也若夫蜈蚣船踏輪船亦皆防海所當講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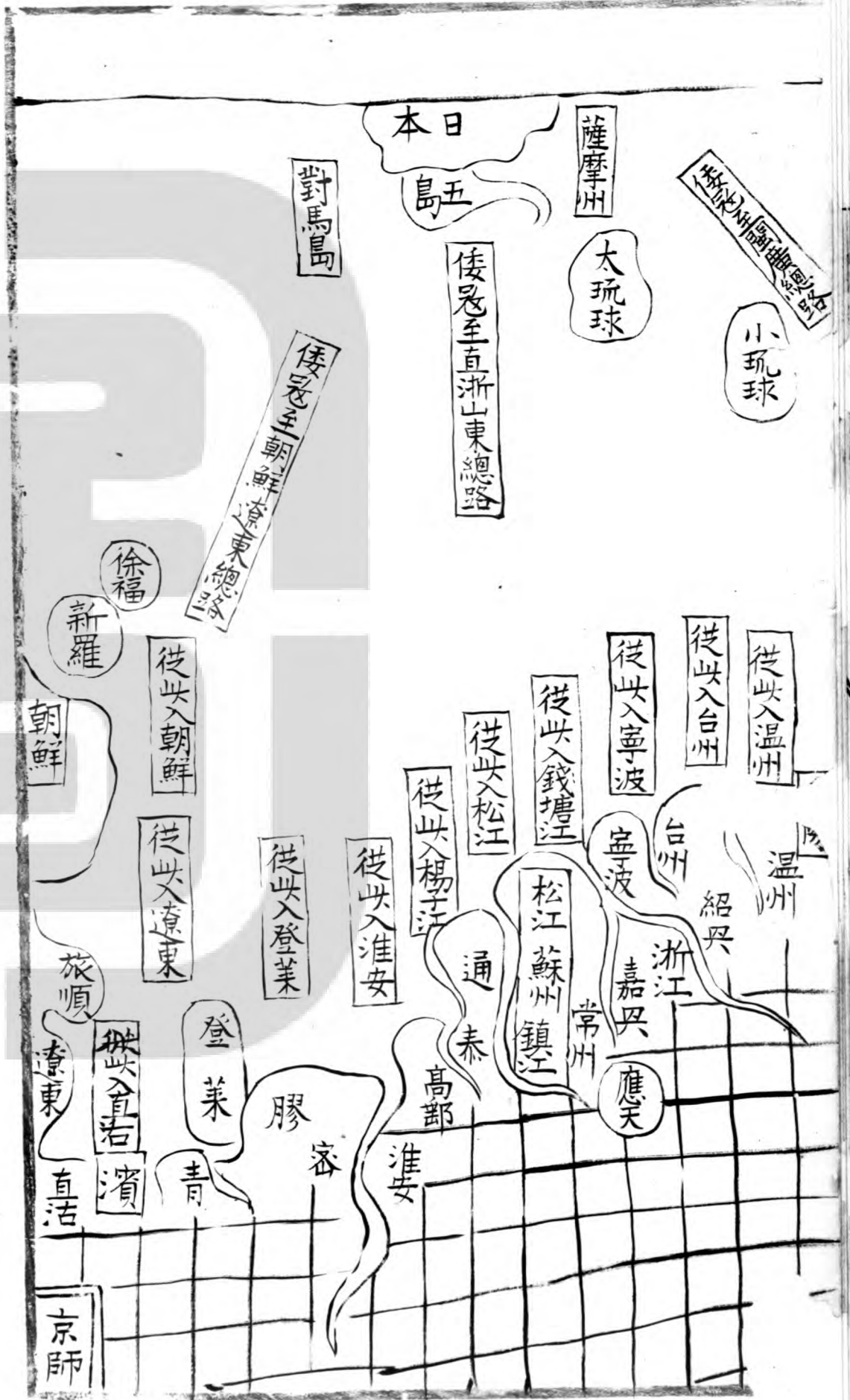
按四頭船具于大學... 義補蓋... 每運船巨遇風俱難
 故兩頭製舵東風則西馳南風則北走海道諸船無踰其利
 以此衝敵則賊船雖整可亂也况用此捕盜江洋不尤便哉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沿海界倭要害之地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條粵為文昌界舖前
 港為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為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為臨
 高界田禾灣為儋州界我詐山為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為感
 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為崖州界牙娘灣雙洲門為凌水縣
 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為欽州界葦木營烏雷山為靈山
 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為廉州界邵州為永安所界泖
 洲為康海所界澗洲為錦農所界調洲獨猪山為石城千戶
 所界碇洲小黃程汾洲為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峰為神靈
 衛介海凌山為雙海所界小獲山為海朗所界中獲山



江所界大舊山為新寧縣界西能山鷓洲山為新會縣
斛山上川山為順德縣界石岐峰為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
常山為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為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為福永
巡司界珊瑚洲渡柘山為東莞縣界合蘭洲為大鵬所界馬
鞍洲為鐵岡驛界寧洲山桔州山為惠州界記心洋為平海
所界徐娘山為海豐縣界大星尖山為捷勝所界吉頭峰為
碣石衛界前標峰為甲子門所界陶娘灣靖海壘為靖海所
界大浮山玉嶼山為潮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為蓬州所界
大柑山為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為饒平縣界計五千里
抵福建南澳山為玄鍾所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為銅山所界

歷鴻儒嶼沙泔澳為陸鰲所界大澈嶼壁洲山為鎮海衛界
小澈嶼為月港界舊浯嶼為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為中
左所界小担虎頭山為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為福全所
界大捕山小捕山為永寧衛界埕埭峰獺窟峰為崇武所界
沙塘灣為惠安縣界礮嶼白嶼為蜂尾巡司界湄洲山為南
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峰小灣峰為平海衛界埕口三江口為
冲心巡司界網山王家嶼為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為鎮
東衛界踵門山為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為梅花所界即會
城三波礁五虎粵為連江界下千塘四嶼為定海所界花瓶
為北茭巡司界飛鸞島埕為寧德縣界青山峰為大金所

千山丁家程大俞山三星山流石為福寧州界計二千
溯江懸中峰為蒲門莊士二所界歷長沙門大崑山為金鄉
衛界鳳凰山為平陽所界銅盆山為沙園所界山口峰飛雲
渡為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為海安所界霓輿披山為寧
村所界黃華港為盤石衛界大石頭為盤石後右界前山霍
斗門為蒲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關為三山巡司界了髻峰為
楚門所界臨門溢為隘頑所界省梅坑為沙角巡司界大陳
山石塘港為松門衛界金清閘西嶼閘水豐閘皆朱文公所
造為新河所界金沙灘錨礁為海門衛界海門港為海門前
所界五嶼為棗渚所界三門山為健跳所界石蒲港為前後

二所界青苔灣為昌國衛界小目山為爵谿所界西厨山為
前倉所界孝順洋白塗為大嵩所界大射山為穿山後所界
洛茹山長白山為中左所界大魚灣為長山巡司界招寶山
巾子山為定海衛界金家壘為寧波界丘家洋為慈溪界金
塾浦為龍山所界松浦巡司界黃山為觀海衛界破山浦為
三山所界化龍浦為餘姚界臨山港為臨山衛界西海塘為
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為紹興三江所界鱉子山為蕭山界和
尚山栲門為會城界茶浦門為海寧所界大衢山小衢山為
澈浦所界桑扶山為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
山次水門為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南直隸三姑

金山衛界胡家港為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
盤山為青村所界蒲魯為南漕所界陳前山茶山為南贍巡
司界寶山為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綵淘港為吳淞
所界浪岡山顧涇港為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
沙為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為崇明界福山狼山三槿口為
通州千戶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為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為鹽
城界開山淮河口鶯山為安東界妨山高公島為海州所界
清河口已頭河為贛榆界甸島勞山島為安東界孤耆山為
石臼所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沉峰界歷胡家峰為高
港巡司界沙嘴峰為靈山衛界黃埠峰為夏河寨界洋河

為膠州界大勞山田橫島為鰲山衛界走馬峰為即墨界馬
山為浮山所界甸島赤島為雄崖所界吾徐福山為大山
所界巨高島為大嵩衛界竹島為海隅所界松島莫邪島漫
鷄島為靖海衛界佛島為津寧所界五疊島下勞山為尋山
所界歇馬墩洛口堡為成山衛界海牛島為不夜城界竇家
峰為百尺岩所界古陌頂為威海衛界父島為金山所界新
安堡戲山峰為寧海衛界海鷄山為龜河寨界武家庄為馬
埠寨界洋山為萊州界八角島碗蟻島為登州界劉家窪為
盧洋寨界沙門島為鮮宋寨界阜山為黃縣界桑島為馬停
寨亦龜島為昌邑縣界歇未島在壽光界都里鎮為蒲

青島為利津界黃島為賓州界古沽口為寶坻縣界塔
盧龍衛寨界南半洋山為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
北半洋山為山海衛界蔬菜島為中前所界牛車島為中後
所界孤山為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為金州衛界石灘島
為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為蓋州衛界屏風山為復州衛界
鳳凰山為中左所界女兒河為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
寺島為廣寧衛界麻田島平島為海州衛界湯站堡為鎮遼
所界臨江為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為鴨綠江朝鮮界總
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
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

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鳥沙門
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
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魯壁下陳
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
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
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
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
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洲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
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
乃商於薩摩而附行者○廣甫列郡者十分為三路

廉山占城滿刺諸番烟烽希曠中路東莞東路惠潮皆不時出沒之地而東路尤為要衝若柘林者則又必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也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據群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勅敵矣頃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夷議者欲於羅活崗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攔伏噫必如是而後為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寨設於福寧州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為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於連江所轄閩安鎮北爻焦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轄沖心蒲僖崇武等所司為三哨而文湧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於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此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小者無不備矣哨哨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

耶總計八閩之地二而當海者一興泉是也一面當海
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獮窟興化冲心平海龍溪
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
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
北六十里三沙海面後焦宏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而後
可乎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為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嘉
湖一寧紹一台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
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馬會哨於陳錢分
哨於馬蹟羊山普陀為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
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

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為里者四為
畧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
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 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
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
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為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
松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往
因不能禦之於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
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莘亭之青村柘
林凡賊所據以為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
界柘林乍浦之間為直浙西衝特設總兵以為陸

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四總一員專駐金山往
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之沿海而多港口
者如嘉定之吳松大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
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
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為水兵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
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前一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
海洋而遮蔽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
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淮揚二郡
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
角嘴抵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

未為要害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灣裏河鎮也餘
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家
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為其出入至近逼揚州
也曰北海所為其通新閘港且有益艘聚泊也曰廟灣為其
為巨鎮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路遊擊
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
捍禦揚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於淮揚靡不受害而山
東獨不之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良以山東之民便鞍馬不
便舟楫無過海通番之人為之嚮導接濟耳所虞者登萊突
出中外三面受敵且危然暗沙不可勝數非諳練之至

且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也界以北若勞山赤山
早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
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
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造舟選卒練習故當將來廟堂或
修海運以備不虞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潦窳古營并
地也其皆為沙漠花當告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為滄漠其
餘氣為朝鮮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於開元
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
入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

東遼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
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年來邊備如故倭敢遽犯哉但地方
千有餘里馬步官軍九萬負名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何以
食之此其患非渺小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
愚謂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為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
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幕帥而已也

沿海禦倭要地

倭之來在海或仗我中國人為伯主比登陸則又仗我中國
人心地主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為利而我中國奸人

往以得主倭為利直汭冒然閩在 岳閩之泉漳尤甚禦
法莫善於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畧其法自遼東山東直
浙閩廣凡沿海要害處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而閩之五
水寨尤石畫也廢不之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譚公
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復
之西為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溫台接壤
次西為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為南日山在
福清縣鎮東衛興化府地方次東為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
同安縣地方最東南為銅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
玄鍾所地方彼此接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最為策

之善者漳之月港向為倭奴窟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
為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為南
灣灣中有柘林有金嶼有臘嶼虎嶼有石獅頭嶼有鷄母灣
有宰猪灣有龍眼沙灣有雲蓋寺灣有清灣有深灣又有許
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遼濶而又有險
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於娘娘宮灣
口之前後泊蒙衝巨艦於灣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
軍竭謀悉力僅能驅逐之於廣海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畧
他時倭復來與我內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為閩廣間腹心肘
腋心此不可不逆慮也 當於五嶼寨之外於此更設一

其所以為新崔城所為一室敵樓也直而修葺分兵命將之地可以耕海或可以漁即可半兵餉之四五或即召募土著統之以能將為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寨於海之外不當於陸於陸斯無策矣禦倭之船當高大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在火器在長兵在筦筦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為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於仙遊驅出其巢穴盡之於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家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耻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軍門既嘗正法而予亦嘗黜革其一二示警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倣循故事振飭焉海氛庶可遂息乎

禦倭夷總論

禦倭之策謹條其事之大者蓋有七焉其一曰議將二曰議守令其三曰議兵其四曰議財其五曰議援其六曰議守其七曰議防海此七議者固游談者之常言而當事者之所易厭者也然而不可易也愚聞古之遣將者或誓于軍中或誓于軍門之外或將交刃而誓所以一定而制也故將者君授之制而無所制于人者昔孫武為吳將兵未試而斬隊長穰苴為齊將始出而斬五軍此一丁者非好殺以明威

公。郵支延壽欲請。而不從。以。候禦七國梁王數趣。

不動此二子者又非執已以忤也然且行之則以肅人心而制重也故古者將之于軍如心使臂如臂使指赴湯火投溝壑而無不從者誠足以制其命也而今也如潰土如潰癰敗則不可收拾將與俱靡而已此最今之大患也愚以為將必先有天下之識具命世之才自知其足以任矣然後不辭而受之因察彼已審虛實慮時當否具列其狀請少寬日月一切得以自由如有不効願伏斧鑕既得請矣然後卧薪席藁誓不與此賊並立入忘其家出忘其身淬礪奮發天地可感而金石可破也蓋三軍之志竦矣然後左援鼓右援旗申

衆而誓之取其不率者罪之于庭以令三軍又取其甚者懸頭于門以令衆其令一新矣然後陳金于廡縣格于外有士從中吐奇撫劍躍而出焉則賞之不踰時有士從外提戈斬級躍而入焉則賞之不踰時士皆超距作矣有將如此則其氣足以橫海上而目無倭夷矣軍安得不壯功安得不成故有將則其他便宜皆末計也故一曰議將然將者折衝于上者也而守令者保障于下者也將之所轄者廣而守令之所守者專如使守令能用其民則諸郡邑皆兵也否則將以賊所至而用兵兵不得不寡如使守令能率其民以禦賊則賊所至皆敵也否則將以賊東而轉而西將禦其南而

而人賊無地而將所仰之力有口將不得不勞兵寡不
立敵之道也故李廣守北平而匈奴避邊魏尚為雲中守而
虜不敢犯龔遂為渤海而盜賊散魯恭至樂安而渠帥降此
其已然之効也其法莫如使部使者察東南諸郡守令之宜
而易置之又使天下部使者皆察其可為東南者上之銓司
又使諸臺諫徧察中外以請又使銓司按諸察舉擇其宜而
授之如賊小至則各以其地戰大至則固守其地以待能固
守者與戰勝者同賞賞必速玩寇者與將同罰罰必重如此
則守令與將同心而諸郡邑與幕府同體合而為一以禦賊
尚何賊之不滅哉故二曰議守令愚聞之將不知兵以其地

與敵也兵不知教以其將與敵也今議者不惟兵之不練而
數欲調兵昔山東兵常調矣而無掾于敗狼廣兵再調矣而
無掾于敗蕃土兵又調矣無掾于敗而害益滋其所至如乳
虎而其臨陣而鳥散居則為民蠹出則為賊威故民苦調兵
與被賊等以其遣之不精而馭之無統也夫兵法平原曠野
此用衆之地也如羣鹿抗獐以多者勝道狹險要如兩鼠鬪
穴以勇者勝雖衆無所用也故我軍千人並進而賊以數人
舞刀橫行稍到其前則後皆反走千人皆廢矣故兵而有制
則淮陰驅市人而勝泝上即無制也符堅以四十萬而敗于
淝人多則難制難制一易敗此明驗也故莫若練兵

兵亦始練不可以應。而調兵一可以持久莫若稍減而徐俟其練調簡則易精練久愈習精則土著之兵益奮習則調兵可以益減此互相輔而終相省也其法則分責守令而總責之將非愚所能悉數也故三曰議兵憲嘗思今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者方其兵之初調縣縣傳送其道里之費不可勝言也所過鹵掠其騷動之費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而戶養之供餉益繁而鹵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言也此自竭其源者也今議者不惟兵多之費而憂財之乏此所謂斜也因其乏而議加賦益財此又斜之斜者也昔先零之役當其兵集耿中丞糴四十萬穀而不足及充國罷騎兵般

師不費斗穀而羗平人皆知充國屯田之興利而不知般師之省費也故調兵一而當練兵之費百養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調益減則費益省以其所費者而練士何弗強也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不加益而足財之道也故四曰議財夫列地定制犬牙相入所以相衛也封疆相錯所以相保也緩則相安急則相救非苟自全而已也故春秋隣國不能救則譏之桓公不能恤小則譏之此天下之大誼也漢右渠之伐兩將軍異同而朝鮮幾危唐祿山之變而賀蘭擁兵睢陽遂陷此天下之大也今地壤相接而坐視勝敗賊長驅深入而顧忌之此甚不可長也愚

特取其法曰賊攻西則東出師擊其左賊東則西
賊攻南則北出銳師繞其後賊北則亦如之賊攻中則左右
前後各出銳師四面而起非其守地而兵先至者有異賞坐
視其隣之敗者與同罰則是賊腹背受敵而代多樹兵也賊
亦安能肆而不顧哉此最多方弭賊之道而今日之要務也
故五曰議援夫待援莫先于守未有幹弱而枝扶者也然守
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
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煙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
條郭為丘墟誠有所不忍言者又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邊
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賊也後將軍燉煌先在乘

隧列障校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竦而可犯是自啟也愚以為
宜畧倣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為市市列為堡約其道里之中
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而又
特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為戰地各為
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故六曰議守雖然此皆賊已
入之說也夫賊已入則守之于內而其未入則禦之于海然
諸將海戰而勝者常十七其內地戰者敗常十八非將勇於
海而怯于內也其故有四士卒入海人無還心皆殊死戰無
所逃難一也洪艫巨艦易以凌厲勢便二也毒藥火器且戰
且焚三也吐載水而閉口待勢不能持四也其人

御戎者亦在四犯不之險以博賊而賞常不雙
心一也海中無人易以為解二既不能賞易于姑息將不
能驅三也海波不常或利或否四也議者皆言益修戰具反
其四失守馬蹟諸山以控吳守大衢諸山以斷賊守陳錢諸
島以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若峙賊不足防矣故七
曰議防海然愚又聞善計者當反其始詳慮者當慮其終自
明興以來防倭之法備矣當是時信國江夏築城起自登萊至
浙海沿凡五十九城費非不甚大也籍民丁四之一以戍人
非不甚勞也設衛置所間以烽墩其固基纍然猶有存者役
非不甚廣也然且為之亦見倭之不可不防而

聖祖之遠謨創始慮終甚深遠也

